



拜读泰山

□徐传松(壹点号:中华文学)

初春的泰山,寒意料峭,一行人拾级而上。崖悬壁峭,树影婆娑,古刹深幽。

两面石壁的字迹,渐渐清晰,“千山闻鸟语,万壑走松风”,字字宛如袅娜起舞的美女,为雄伟的泰山点缀一份柔情,为粗犷的岩石涂抹一份诗意,为疲惫的游者送来一份惬意。山鸟鸣叫,松涛阵阵,为静谧的泰山渲染出不畏寒霜的誓言。我们伴风而上,一座天桥架在眼前。桥南一石亭,坚如磐石,其上妙联纷呈,亭顶由条石苫盖而成,缝合无隙,针不能入。亭上青色点点,彰显年代的久远。越过石阶,踱步桥上,桥面坦途,朝上观望,峭壁峻崖拦住视野,泉水洗字成眼前一景。“霖雨苍生”从右到左,由紫到绿,渐橙变红,色彩斑斓,赏心悦目。一股细流,拂“雨”而下,潜入桥底;“水帘”二字跃入眼帘,待到雨季或许能见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,水帘如花的胜景。此时,无福消受了。俯瞰山涧下游,水瘦山亦寒;碎石流于涧中,斑驳陆离,如鱼似龟,平添了一景。左岸,树木耸立,或相拥或相依,宛如男女嬉戏,谱写出一首恩爱的乐章;右岸,青岩屹立,成一面石壁。“云布桥”三字如仙女下凡,以崖面为舞台,翩然起舞,令游者耳目一新。

苍翠的望人松,好像雄鹰展翅翔浮在天宇一般,翘首望远,观尽世事,于岩石之巅透出锐剑出鞘之力,真想与它合影,珍藏勃发的英姿。

猫腰举步。东面的千岩万石之上,“松云绝壁”四字气贯长虹,洋溢着苍松之遒劲、云雾之妩媚、峭壁之奇险。大片的青松郁郁葱葱,或立于峰巅或扎根石隙,如阅兵的军人那样威武,排列成一面绿色屏障,凸显凛然豪气。

“升仙坊”东沿立着一牌坊,用黑体字书写着“紧十八慢十八由此开始”。从此而上,可以登高望远,飞升成仙了。十八盘,天下奇观,即将尽收眼中。

排闼迎景,假栏环视。东面山峰苍茫茫,似乎辽远而空寂,又广袤恢宏、包罗万象。男子的粗犷豪放,女子的婀娜娇柔,骨气与灵气交融,泰山如此多娇!

台阶一盘扣一盘,盘盘相连,直抵苍天。一行人渐渐气喘吁吁,面露疲惫,青壮年主动扶老携幼,共度窘境,终于聚在“云龙门”下,极目远眺,“念天地之悠悠,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!

一位老妇人年过花甲,由上而下,健步走来,我们由衷地行注目礼,她气息平静,坚定地说:“走啊!硬往上走啊!”我好奇地问:“您看到日出了?”她不急不缓地说:“我亲眼看了日出,一伸手,就能托着太阳!”言毕,做了一个托的动作。我看到了那双手,粗糙结满老茧。

挑山工走得似乎不快,却一直遥遥领先,扁担的两头各是几十块红砖,颤颤悠悠,节奏明快、有力。他个头不高,身体也清瘦,但一股向上的力,仿佛涌动不辍,压不倒,扭不曲。“润物细无声”,落后者加快了脚步,洗耳恭听,山



泉“咚咚”声不绝入耳,又掺和着低沉的“咕咕”声,似乎从山中溢出。环顾四周,干涸无泉。一行人上至平坦处,“咚咚”与“咕咕”的协和音陡然中止。此盘云梯两侧,石栏半人高,青石砌成。我窃自揣测,脚踏石声,不能外传,逗留狭窄处,共振共鸣。举步云梯,此盘亦有石栏,只是愈加峭拔,斜坡成七八十度。静心倾听,每一投足都发出“咚咚”与“咕咕”的协和音。当今,无一乐器能奏鸣啊!正是特殊意境中的乐音。左侧一巨大青石,独占鳌头,仅小处与群岩粘连,大部悬挂于苍穹,造成千钧一发之势,似乎略一落脚,就将石崩山裂。

共攀青云梯,南天门映入眼帘。最上三字是“摩天阁”,以下是“南天门”,两侧一副对联:“门闭九霄仰步三天胜迹,阶崇万级俯临千嶂奇观。”步入云霄,凭栏远眺,千岩万壑浩渺苍茫,一望无际。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是此时此景的最好写照。

迈上天街,北风凛冽,人晃若舞。一步登天,跨上玉皇极顶。有一寺院,供奉着玉皇大帝。寺堂门两侧对联:“帝恩至诚朝上天,上帝赐福降人间。”横批:“天威独尊”。花池内立着石碑,上刻1545米。

泰山极巅,狂风呼啸,冰天雪地,山腰山巅十里不同天啊!风大不愿前往日观峰了,裹紧大衣,匆忙回归。日观峰翘于天宇之中,若凌驾其上,胆小者定会惊心动魄,胆大者定能心旷神怡。遗憾时近上午十点,日出壮丽景观只能加以想象了。

又沿十八盘,盘旋而下。归途,是泰山中路。中天门有千年古柏一棵,皮已脱落,树心荡然,成一空洞;枝柯大都干枯,仅一枝充满生机,独立初春。越过壶天阁,回首凝眸,两棵苍郁古柏由石壁中钻出,分别贴在阁门两边,众人惊叹叫绝——造物者的妙手神作!

登泰山,赏巍巍泰山,犹如拜读了一部天然厚重的书籍,馈赠给我诸多人生的启迪……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□容铮

老家门前有一条小河,向东两公里远,聚成了一片小小的水湾。

就在这片水湾的东岸,开始砌起了一级一级大理石的阶梯,这是“影视城”的外围。宋代的战船、旗杆出现在河沿,船头并排伫立了青铜的晁盖、宋江、吴用像。

坐着小船,从这里慢慢向西划大约十二公里,水域渐渐开阔,河道变宽,出现了堤坝,有大片芦苇的沼泽,有稀稀落落的麦苗,由于水源过分充足,麦子被淹得又黄又瘦。流水很急,不必费多少气力,只需半躺在小船上,就可以被犀利的流水载去很远……有水鸟从芦苇丛中飞掠,又很快消失掉。

因为就在“家门口”,我对“大宋不夜城”的变迁算是比较清楚的,之前我们一直以“水浒影视城”呼之,简称“影视城”。影视城破土动工的时候我还未高中毕业,同一时间段“王台大桥”正在整修,周一上学、周六休息,都要坐摆渡船过大清河。毕业不久,一座青砖高耸的城堡出现了。堡门大开,迎接四方来客,熙熙攘攘的街道,巨大的青铜兵器竖立道旁,有大尉府,有鲁智深牵着高头大马,马挂套铃,有武大郎歇了担子在道旁卖炊饼,有青楼,有书肆,有海底世界,有鬼谷,有套圈、枪打气球、射箭,有穿了布铠甲的兵士在兜揽生意,有比武打擂,有武僧,有走钢丝的,有剧团,有潘金莲在抛绣球,有新娘子的婚轿……

影视城建好之后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,是2010年热播的新版《水浒》,虽然人们对“新版”

家门口的“大宋不夜城”

的评价总是毁誉参半,但“水浒影视城”确实火了一把。有一年我去德州,在客车上和一位老家沧州的小伙子邻座,交谈中,知道他在“影视城”工作。当时“影视城”中两座最高的塔楼中间拉着一根钢丝,他作为钢丝表演者团体中的一位,每天要在塔楼中间走五六趟。钢丝离地近20米,没有点真功夫是不敢“上台”的。我还记得曾经站在塔下观看,看上去只有三五寸大小的钢丝表演者双手执着钢钎,从一端慢慢往另一端走。我问小伙子多长时间回一次家,他说总得一两个月。

热闹了几年之后,“影视城”又慢慢“沉寂”下来。有五六年时间,虽然近在咫尺,我却未再踏进去。2022年初,“影视城”升级为“大宋不夜城”。经过接近一年的紧张施工改造,2023年1月“大宋不夜城”正式开园,一炮而红。春节前后,环湖路上停满了旅游车和私家车,据说周边几条道路,一条到晚堵堵车数公里。

夏天,终于有机会真正领略“大宋不夜城”。古装美人站在圆球上,以“不倒翁”的创意展示着曼妙的身姿;鲁智深挥着铁禅杖,耍了一套日月方便铲;火红的灯笼连接成了一片鲜红的海洋,人流穿梭其间,衣裳、脸颊都被映红了;各种小吃应接不暇,还有供外地游客歇宿的国国民宿;西北角,开辟了一个园子,“三打祝家庄”的马战表演吸引着游客驻足;我们去的那天正好是“水幕电影”试运行,站在邻水看台上尽情欣赏了一番。

(本文作者系泰安东平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散文集《青春》、长篇历史小说《廉吏第一于成龙》等)

大桥越千年



□周其丹(壹点号:守村人)

从宋代的木板桥,清朝的石板桥,到上世纪80年代的水泥桥,再到今天的雕花青石桥,宁阳东关大桥跨越一千多年,见证了宁阳县城的沧桑变迁,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民间记忆。

东关大桥的修建与宁阳县城的定址紧密相连、互为一体。宁阳城是座千年古城,早在西汉时期就设有建置,但城垣的修筑始于北宋。当时城墙的墙基为砖石混砌,墙体系夯打黄土。四面城墙的中间各建城一门一座,东西南北门依次称为望泗、临洗、迎恩、瞻岳。全城面积仅为0.4平方公里,县衙修建在城区内地势最高的中央地带。

后人所说的城墙,是明朝嘉靖年间重新修建的。为了防止雨水侵蚀,增强观赏效果,改为外砖内土。护城河深八尺,阔一丈二尺,蛇眼诸泉四面环绕。在四门外的护城河上各设置木板吊桥一座,每日定时起落,作为进出城郭的通道。遇有敌情,木桥吊起,城门紧闭,守城官兵布防于城墙之上,严密监视敌人动态。彼此连接的四条护城河中,西、南和北面的均为人工开凿,唯有城东护城河为天然河流,当地人称之为宁阳沟。东关大桥就横跨在宁阳沟上。

清康熙年间,城门四桥均改为石条铺设。其中东关桥建桥墩8座,上面平铺7节石板,每节由5块青石条并排而铺,石条均为长3米、宽1.3米,桥面总长21米、宽近7米。这次对大桥的改造,是大桥变迁史上一次最重要的转折。正是由于这次改造,使大桥两侧的漫坡地、滩涂地迎来了无限商机,见证了县城集贸史上最繁盛的时期。

当时的大桥南北,摊位鳞次栉比,形成日用百货、金簪银镯、白铁红炉、剃头修脚、家禽牲

畜、木器农具、棉布丝绸、小吃食品等众商户集散地。最繁华的副食小吃摊前,曾经作为朝廷贡品的廖桥小磨香油现磨现卖,享誉四方的牛家村高筐肉肉浓香扑鼻,筋道透明的乡饮地瓜粉皮薄如蝉翼……桥上桥下,客商云集,摩肩接踵。“吃喝玩乐有没有,东关桥上走一走”,是那时最流行的一句顺口溜。逢年过节更是热闹,唱大戏,舞龙灯,踩高跷,马戏团粉墨登场,各类杂技绝活让人目不暇接。本地的拉魂腔悠扬婉转,河南的豫剧字正腔圆,莱芜的梆子节奏明快……当然最受欢迎的还是宁阳的喷呐和木偶表演。一时间,大桥成了集贸的中心,十里八乡的小商小贩聚集如云,车载手挽,络绎于道,颇有几分当年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的盛景,演绎着“日中市贸群物聚,红毡碧碗堆如山。商人嗜利暮不散,酒楼歌馆相喧阗”的喧闹场面。

1965年11月,宁阳县调集3万人,对宁阳沟进行清淤治理,开挖河床,取直沟道,加大过水断面修筑堤防,植树绿化。治理后的宁阳沟沟口宽度达到50米,堤顶高程61.1米。

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两面性,有利则有弊,对宁阳沟的改造也不例外。虽然疏通了河道,增强了泄洪能力,但由于岸坡地被切割,滩涂地被淤积,也让商贾云集了几百年的商贸区再无立锥之地。从此,曾经喧嚣热闹、南腔北调的盛景化为沉寂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宁阳县城人口快速膨胀,狭小的老城和设施陈旧的“老县衙”已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需要。老县衙结束了长达上千年的历史使命,被改造成家属住宅区。县府虽然迁往老城外,但主要的商业区、居民区、文化区、饮食服务区和邮政电信区依然在老城内,因而东关大桥成了市民上下班和政府采购往返的交通咽喉。它犹如一条纽带,紧紧地将新旧署址连接在一起;又好像一副扁担,西端挑着老县衙,东部担着新署址。

随着新署址的搬迁使用,大桥周边几经改建,如今已打造成贯通东关大桥南北的滨水景观带。春日的大桥两侧,花香鸟语,杨柳吐绿,湖水荡漾,游人如织;盛夏来临,垂柳依依,两岸披绿,纳凉湖边,神清气爽;仲秋时节,红叶似火,菊花飘香,信步雨道,流连忘返;三九隆冬,万木萧疏,清影弄舞,湖面冰封,一片沉寂。好一派四季如画的北国园林风情。

(本文作者系泰安人,现供职于青岛地铁集团)